白氏長慶集/卷0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奏状二 凡二十四首

论孙ｅ、张奉国状

孙ｅ

右，伏以凤翔，右辅之地，控压陇蜀，又近国门，最为重镇。承前已来，多择有功勋德望者，为之节使。昨者，孙踌忽除此官，臣缘素未诸知，不敢轻议可否。及制下之后，甚不惬人心。孙ｅ虽久从军，不闻有大功效；自居禁卫，亦无可称。至于姓名，众未知有，纵有才略，堪任将帅；犹宜且试于小镇，不合便授此重藩。岂唯公议之间，以为过当；亦恐同类之内，皆生幸心。况今圣政日明，朝纲日举，每命一官一职，人皆侧耳听之。则除授之间，深宜重慎。今孙ｅ已受成命，未可遽又改移；待到凤翔，观其可否。已后不可不审。伏恐圣聪要知。

张奉国

右，奉国当徐州用兵之时，已有殊效；及李锜作乱之日，又立大功。忠节赤诚，海内推服；近来将校，少有比伦。已蒙圣恩，授金吾大将军，以示奖劝。以臣所见，更宜与一方镇，以感动天下忠臣之志，以摧慑天下奸臣之心。何者？奉国之事，无人不知；方镇之荣，无人不爱。若奉国更得节度使，天下闻知，人皆为贪宠荣，谁不争效忠顺？万一若一方有事，一帅负恩；则麾下偏裨，竞为奉国。乱臣贼子，不敢不息。一则明劝忠贞，二则暗销祸乱。圣人机柄，正在于斯。今奉国闻已有年，亦宜速用，事不可失，臣深惜之。然以奉国未曾为理人官，恐未可便授大镇；若近边次节度，有要替处，与奉国最为得宜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奏所闻状

向外所闻事宜

右，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，皆云：有进旨，令宣与诸道进奏院，自今已后，应有进奉，并不用申报御史台；如有人勘问，便仰录名奏来者。内外相传，不无惊怪。臣伏料此事，多是虚传。且有此闻，不敢不奏。伏惟德音：除四节外，非时进奉，一切并停：如有违越，仰御史台察访闻奏。今若不许报台，

不许勘问，即是许进奉而废德音也。伏以陛下忧人思理，发自深诚。德音中停罢进奉，最是大节。昨者裴均所进银器，发在德音之前；犹虑四方不知，将谓容其违越，特令送出外库，宣报所司。远近传呼，闻于道路。此则不独人心欣跃，感动四方；实亦国史光明，垂示百代，今未逾数月，忽有此消息；贺德音之使，未绝于道途；许进奉之声，已闻于内外：此众情所以惊愕而不测也。臣昨访闻，又无明敕。伏料圣意，必无此处分。但恐宣传之际，或致疑误；遂令内外，有此流传。实恐旬月之间，散报诸道，亏损圣政，无甚于斯。若此果虚，即望宣示内外，令知圣旨，使息虚听。伏愿宸衷，速有处分。谨具奏〔闻〕。谨奏。

奏阌乡县禁囚状

虢州阌乡、湖城等县禁囚事宜

右，伏闻前件县狱中，有囚十数人，并积年禁系，其妻儿皆乞于道路，以供狱粮。其中有身禁多年，妻已改嫁者；身死狱中，取其男收禁者。云是度支转运下、囚禁在县狱，欠负官物，无可填陪，一禁其身，虽死不放。前后两遇恩赦，今春又降德音，皆云：节文不该。至今依旧囚禁。臣伏以罪坐之刑，无重于死：故杀人者罪止于死，坐赃者身死不征。今前件囚等，欠负官钱，诚合填纳；然以贫穷孤独，唯各一身，债无纳期，禁无休日。至使夫见在而妻嫁，父已死而子囚。自古罪人，未闻此苦。行路见者，皆为痛伤。况今陛下爱人之心，过于父母；岂容在下有此穷人？古者一妇怀冤，三年大旱；一夫结愤，五月降霜，以类言之，臣恐此囚等忧怨之气，必能伤陛下阴阳之和也。其囚等人数及所欠官物，并赦文不该事由。臣即未知委细。伏望与宰相商量，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闻奏，如或是实，禁系不虚；伏乞特降圣慈，发使一时放免。一则使缧囚获宥，生死皆知感恩。二则明天听及卑，远近自无冤滞。事关圣政，不敢不言。臣兼恐度支盐铁使下，诸州县禁囚，更有如此者，伏望便令续条疏具事奏上。

论承璀职名状

承璀充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

右，缘承璀职名，自昨日来，臣与李绛等已频论奏；又奉宣，令依前定者。臣实深知不可，岂敢顺旨便休。伏望圣慈，更赐详察。臣伏以国家故事：每有征茂，专委将帅，以责成功。近年已来，渐失旧制；始加中使，命为都监。顷者韩全义讨淮西之时，以贾良国为都监；近日高崇文讨刘辟之时，以刘贞亮为都监。此皆权宜，且为近例。然则兴王者之师，征天下之兵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令中使专统领者。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，即承璀便是制将；又充

诸军招讨处置使，即承璀便是都统。岂有制将、都统，而使中使兼之？臣恐四方闻之，必轻朝庭；四夷闻之，必笑中国；王承宗闻之，必增其气。国史记之，后嗣何观？陛下忍令后代相传，云以中官为制将、都统，自陛下始？伏乞圣虑，以此思之。臣又兼恐刘济、茂昭及希朝、从史，乃至诸道将校，皆耻受承璀指麾。心既不齐，功何由立？此是资承宗之计，而挫诸将之势也。伏乞圣虑，又以此思之。臣伏以陛下自春宫以来，则曾驱使承璀，岁月既久，恩泽遂深。望陛下念其勤劳，贵之可也；陛下怜其忠赤，富之可也。至于军国权柄，动关于治乱；朝庭制度，出自于祖宗，陛下宁忍徇下之情，而自隳法制；从人之欲，而自损圣明？何不思于一时之间，而取笑于万代之后？今臣忘身命，沥肝胆，为陛下痛言者，非不知逆耳，非不知危身；但以蝼蚁之命至轻，社稷之计至重。仗乞圣虑，又以此思之。陛下必不得已，事须用之，即望改为都监，且徇旧例。虽威权尚重，而制度稍存。天下闻之，不甚惊听。如蒙允许，伏望速宣与中书，改为诸军都监。臣不胜忧迫恳切彷徨之至！

论元稹第三状

监察御史元稹贬江陵府士曹参军

右，伏缘元稹左降事宜，昨李绛、崔群等再已奏闻，至今未蒙宣报。伏恐愚诚未恳，圣虑未回，臣更细思，事有不可。所以尘黩，至于再三。臣内察事情，外听众议，元稹左降，不可者三。何者？元稹守官正直，人所共知，自授御史已来，举奏不避权势。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，多是朝廷亲情。人谁无私？因以挟恨。或假公议，将报私嫌。遂使诬谤之声，上闻天听。臣恐元稹左降已后，凡在位者，每欲举事，先以元稹为戒；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，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。内外权贵，亲党纵横，有大过大罪者，必相容隐而已。陛下从此，无由得知。其不可者一也。昨者，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，心虽奉公，事稍过当；既从重罚，足以惩违。况经谢恩，旋又左降；虽引前事以为责词，然外议喧喧，皆以为元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，自此得罪。至于争厅事理，已具前状奏陈。况闻刘士元踏破驿门，夺将鞍马，仍索弓箭，吓辱朝官。承前已来，未有此事，今中官有罪，未见处置；御史无过。却先贬官。远近闻知，实损圣德。臣恐从今已后，中官出使，纵暴益甚；朝官受辱，必不敢言。纵有被凌辱殴打者，亦以元稹为戒，但吞声而已。陛下从此，无由得闻。其不可者二也，臣又访闻：元稹自去年已来，举奏严励在东川日，在法收没平人资产八十余家。又奏王绍违法给券，令监军神柩及家口入驿。又奏裴玠违敕旨征百姓草。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、打杀县令。如此之事，前后甚多。属朝廷法行，悉有惩罚。计天下方镇，皆怒元稹守官。今贬为江陵判

司，即是送与方镇。从此方便报怨，朝廷何由得知？臣闻德宗时，有崔善贞密告李锜必反。德宗不信，送与李锜。李锜大怒，遂掘坑纵火，烧杀崔善贞。未数年，李锜果反；至今天下为之痛心。臣恐元稹左降后，方镇有过，无人敢言，皆欲惜身，永以元稹为戒。如此，则天下有不轨不法之事，陛下无由得知。此其不可者三也。若无此三不可，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，盖是小事，臣何敢烦黩圣听，至于再三乎？诚以所损者微，所关者大；以此思虑，敢不极言？陛下若以臣此言为忠，又未能别有处置，必不得已，则伏望且令追制，改与一京司闲官，免令元稹却事方镇。此乃上神圣政，下惬人情。伏望细察事情，断在圣意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请罢兵第二状五月十日进。

请罢恒州兵事宜

右，缘讨伐恒州事宜，前者已具奏闻。此事至大至切，臣不合一奏便休，伏愿圣聪，再赐详省。臣伏以河北事体，本不合用兵；即已用兵，亦希万一，所以人意或望成功。今看事势，保必无望。何者？陛下本用兵之初，第一倚望承璀，第二准拟希朝、茂昭，今承璀自去已来，未敢苦战，已丧大将，先挫军威。至今与从史两军，入贼界下营未得。从史虽经接战，与贼胜负略均。况奏报之间，又事恐非实。迁延进退，贵引日时。不唯意在逗留，兼是力难支敌。希朝、茂昭，数月已来，方入贼界。据所奏，到贼新市城一镇，便过不得。又奏，深泽县今却被贼打破，则其进讨之势，想亦可知。刘济亲领全军，分围乐寿。又奏，贼城坚守，卒不易攻。师道、季安，元不可保。今看情状，似相计会，各收一县，便不进军。如此事由，陛下具见。据其去就，岂有成功？未审圣心，何如更有所望？以臣愚见，速须罢兵。若又迟疑，其害有四；可为陛下痛借者二，可为陛下深忧者二。何则？若保有成功，即不论用度多少；既的知不可，即不合虚费货粮。悟而后行，事亦非晚。今迟校一日，有一日之费；更延旬月，所费滋多。终须罢兵，何如早罢？臣伏见陛下比来爱人省用，发自深心。至于圣躬，每事节俭。今以府库钱帛，百姓脂膏，资助河北诸侯，转令富贵强大。臣每念此，不胜愤叹！此所为陛下痛惜者一也。臣伏恐河北诸将，见吴少阳已受制命，必引事例轻重，同词请雪承宗。若章表继来，即议无不许；请而后舍，模样可知，转令承宗胶固同类。如此，则与夺皆由邻道，恩信不出朝廷。实恐威权，尽归河北。臣每念此，实所疚心！其为陛下痛惜者二也。今天时已热，兵气相蒸；至于饥渴疲劳，疫疾暴露，衣甲暑湿，弓箭疮痍；上有赤日，前有白刃，驱以就战，人何以堪？纵不惜身，亦难忍苦。况神策官健，又最乌杂，以城市之人，例皆不惯。

如此，忽思生路，或有奔逃。一人苦逃，百人相扇；一军若散，诸军必摇，事忽至此，悔将何及！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一也。臣伏闻回鹘、吐蕃，皆有细作，中国之事，小大尽知。今聚天下之兵，唯讨承宗一贼，自冬及夏，都未立功；则兵力之强弱，资费之多少，岂宜使西戎北虏，——知之？忽见利生心，承虚入寇；以今日之势力，可能救其首尾哉？兵连祸生，何事不有？万一及此，实关安危。臣每思之，忧入骨髓！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。伏惟详臣此状，察臣此心，审赐裁量，速有处分。如此，则是陛下社稷宗庙之福，不独天下幸甚。谨具奏闻。

请罢兵第三状六月十五日进。

请罢恒州兵马事宜

右，臣所请罢兵，前后已频陈奏。今日事势，又更不同，比来日月渐深，忧惶转甚；若不极虑，若不切言，是臣惧罪惜身，上负陛下。伏希圣鉴，怜察血诚，知臣心如此，更详此状。臣伏以行营近日事体，陛下一一具知。师道令收棣州，至今竟未奉诏。至于表章词意，近者亦甚乖宜。季安等心元不可测，与贼计会，各收一空县而已，相顾拱手便休。闻昨者泽潞溃散健儿，其间有入魏博，却投邢州者。季安追捉，并按军令。昨所与诏，都不禀承。据此情状，略无形迹。但恐今日已后，此辈无不办为。又比来所望有功，只在南北两道。今北道希朝等，屯军向欲半年，过新市一镇未得。茂昭又称兵少，特地方请加兵。则南道势力，今亦可见。北道承璀，竟未立功。元阳新到邢州。又奏兵数至少，请诸军兵马，议不可抽。假使承璀等竭力尽忠，终恐不副圣意。据此事势，万无成功。陛下犹未罢兵，不知更有何所待？臣伏恐刘济近日，情似尽忠；今忽罢兵，虑伤其意。以臣所见，理固不然。刘济大奸，过于群辈：外虽似顺，中不可知；有功无功，进退获利。初闻罢讨，或可有词；见雪恒州，必私怀喜。何则？与承宗本末之势同也。假令刘济实忠实荩，陛下难阻其心，犹须计量重轻，舍小图大。岂缘刘济一人惆怅，而不顾天下远图？况今事情，又不至此。伏望圣意；断之不疑。臣昨者以军久无功，时又渐热，人不堪命，虑有奔逃：前状之中，已具陈奏。今果闻神策所管徐泗郑滑两道兵马，各有言语，似少不安，臣自闻之，不胜忧切。一军若不宁贴，必扇诸军之心。自此动摇，何虑不有？事忽至于此者，则陛下求不罢讨，得乎？一种罢兵，何如早罢？必待事不得已，然后罢之；只使陛下威权转销，天下模样更恶。如此事势，皆在目前：只合逆防，不合追悔。今卢从史已归罪左降，王承宗又乞雪表来；元阳方再整本军，刘济且引兵欲进：因此事势，正可罢兵；赦既有名，罢犹有势。若又此时不罢，臣实不测圣心。臣伏料陛

下去年初，锐意用兵之时，必谓讨承宗，如讨刘辟、李锜，兵合之后，坐见诛擒。岂料迁延经年如此。然则始谋必克，犹不可知；后事转难，更何所望？至于竭府库以富河北诸将，虚中国以使戎狄生心：可为深忧！可为痛惜！已具前奏，不敢再陈。况今日已前，所惜者威权财用；今日已后，所忧者治乱安危。国家有天下二百年，陛下承宗社十一叶；岂得以小忿而忘国家大计？岂得以小耻而忘宗社远图？伏顾圣心，以此为虑。臣前后献三状，不啻千言：词既繁多，语亦恳切。陛下若以臣所见非是，所言非忠，况又尘黩不休，臣即合便得罪。若以臣所为是，所言为忠，则陛下何忍知是不从？知忠不纳？不然，则臣合得罪；不然，则陛下罢兵。伏望读臣此状一二十遍，断其可否，速赐处分。臣不胜负忧待罪，恳迫兢惶之至！谨奏。

论严绶状

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严绶江陵节度使

右，臣伏以赵宗儒，众称清介有恒；严绶，众称怯懦无耻：二人臧否，优劣相悬。宗儒自到江陵，虽无殊政，亦闻清净，境内颇安；纵要改移，即合便择胜宗懦者。且严绶在太原之事，圣聪备闻；天下之人，以为谈柄。陛下罢其节制，追赴朝廷，至今人情，以为至当。今忽再用，又替宗儒；臣恐制书下后，无不惊叹。兼邪人得计，正人忧疑，大乖群情，深损朝政。臣前后所奉宣撰制，若非甚不可者，亦不敢切论。今此除授，实甚不可。伏望圣意，更赐裁量。其制未敢便撰，伏待圣旨。谨奏。

论孟元阳状

奉宣令依中书状撰制除孟元阳右羽林

军统军仍封赵园公食邑三千户

右，臣伏以孟元阳，澈水有功，河阳有政，自到泽潞，戎事颇修。但以老年，事须与替；比诸流辈，事迹不同。今所除官，合加优奖。昨者，范希朝在太原日，昏耄不理，人情共知；及除统军，众犹谓屈。今元阳事迹，不同希朝；又除统军，恐似更屈。虽加封爵，悉是虚名。况元阳功效忠勤，天下有数；今以无能者一例除改，无所旌别；臣恐今日已后，无以劝人。以臣所见，若改除金吾大将军，轻重之间，实为所得。只如柳惟晨、李简之辈，有何功业，合比元阳，犹居此官，动逾年岁。伏望圣慈，以此裁量。其制未敢依中书状便撰。谨具奏闻，伏待圣旨。谨奏。

谢官状

新授将仕郎、守左拾遗、翰林学士臣白居易

新授朝议郎、守尚书库部员外郎、翰林

学士、云骑尉臣崔群

右，臣等伏奉恩制，除前件官。今日守谦奉宣进旨，特加慰谕，并赐告身者。圣慈曲被，宠命猥加。俯以拜恩，跪而受赐，蹈舞离次，惊惶失图。伏以郎吏、谏官，古今所重。位当星象，职在箴规。皆须问望清方，行实端悫；然可以佐弥纶于草昧，能正其词；尽献纳于刍言，必直其节。苟轻所选，实忝厥官。臣等学识庸虚，才质愚懦，自居近职，忝冒已深；况超擢荣班，惭惶交至，初授殊常之宠，闻实若惊；再思难报之恩，感而欲泣，唯当奋励驽钝，补拾阙遗，中誓赤诚，上酬玄造。俯伏忧愧，若无所容。无任感恩兢惕之至！谨奉状陈谢以闻。谨奏。

奏陈情状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进。

翰林学士、将仕郎、守左拾遗臣白居易

右，今日守谦奉宣圣旨：以臣本官合满，欲议改转。知臣欲有陈露，令臣将状来者。臣有情事，不敢不言，伏希圣慈，俯察愚恳。臣母多病，臣家素贫；甘旨或亏，无以为养，药饵或阙，空致其忧。情迫于中，言形于口。伏以自拾遗授京兆府判司，往年院中，曾有此例：资序相类，俸禄稍多。傥授此官，臣实幸甚。则及亲之禄，稍得优丰；荷恩之心，不胜感激！辄敢尘默，无任兢惶。谨具奏陈，伏在圣旨。

谢官状元和五年五月六日进。

新授京兆府户曹参军、翰林学士〔臣〕白居易

右，伏奉恩制，除臣前件官。今日守谦奉宣圣旨，特加慰谕，兼赐告身者。俯伻拜恩，怵惕受命；战越踧迹，惊惶失容；蹈舞屏营，不知所据。臣叨居近职，已涉四年；自顾庸昧，无裨明圣；尘忝岁久，忧惭日深，况于官禄之间，岂敢有所选择？但以位卑俸薄，家贫亲老，养阙甘馨之费，病乏药石之资，人子之心，有所不足。昨蒙圣念，虽许陈情；敢望天恩，遽从所欲！况前件官，位望虽小，俸料稍优；臣今得之，胜登贵位。此皆皇明俯察，玄造曲成。念臣为子之诚，赐臣及亲之禄。臣所以抚心知愧，因事吐诚；乌鸟私情，得尽欢于展养；犬马微力，誓效死以酬恩。荣幸不止于一身，感戴实深于万品！无任荷恩抃跃之至！

谢蒙恩赐设状

右，今日守谦奉宣圣旨：以臣初入院，特赐设者。臣生长穷贱，才质孱微，草野鄙夫，风尘走吏；岂期圣造，选在禁闱，煦以天慈赐以御食。臣所以凌兢受命，俯伏荷恩，心魂不宁，手足无措。况樽开九酝，馔列八珍；惠过加笾，荣优置体。金罍引满，将王泽而共深；玉馔属厌，与圣德而俱饱。终食

且叹，扪心自惊。战汗惭惶，陨越于下。谨奉状陈谢以闻。谨奏。

谢恩赐衣服状

右，今日守谦奉宣圣旨：以臣初入院，特赐衣服者。臣自入禁司，才经旬月，未陈薄效，累受殊私。况前件衣服等，献自远方，降从御府，既鲜华而骇目，亦轻暖而便身。臣实何人，堪此荣赐？臣必拟秘藏筐筒，传示子孙。何则？顾陋质而怀惭，貌非称服；抚微躯而荷宠，力不胜衣。因物感恩，无任愧惧。谨奉状〔陈谢以闻。谨奏〕。

三月三日谢恩赐曲江宴会状

右，今日伏奉圣恩，赐臣等于曲江宴乐，并赐茶果者。伏以暮春良月，上巳嘉辰，获侍宴于内庭，又赐欢于曲水；蹈舞踢地，欢呼动天。况妓乐选于内坊，茶果出于中库；荣降天上，宠惊人间。臣等谬列近司，猥承殊泽；捧觞知感，终宴怀惭。肉食无谋，未展涓埃之效；素餐有愧，难胜醉饱之恩。以此兢惶，未知所报。谨奉状陈谢以闻。谨奏。

九月九日谢恩赐宴曲江会状

右，（臣）今日伏奉进旨，赐臣等于曲江宴会，特加宣慰，并赐酒脯等者。伏以重阳令节，大有丰年；赐宴于无事之朝，追欢于最胜之地。况天厨酒脯，御府管弦；宠赐忽降于寰中，庆幸实生于望外。仍加慰谕，曲被辉华。臣等各以凡才，同参密职；幸偶休明之日，多承饫赐之恩。乐感形骸，欢容动而成舞；泽均草木，秋色变以为春。徒激丹心，岂报玄泽？谨奉状〔陈谢以闻。谨奏〕。

腊日谢恩赐口蜡状

右，今日蒙思，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等，仍以时寒，特加慰问者。伏以时逢腊节，候属祁寒；岂意圣慈、不忘微贱：念严凝而加之煦妪，虑皲瘃而润以脂膏。喜气动中，欢容发外。挟矿之恩所勉，和则体舒；不龟之泽既沾，感而手舞。臣等省躬怀愧，因物谕情。岂止饮德莹心，唯惊宠赐；必拟澡身励节，以答鸿私。感跃之诚，倍万恒品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中和日谢恩赐尺状

右，今日奉宣，赐臣等红牙银寸尺各一者。伏以中和届节，庆赐申恩；当昼夜平分之时，颁度量合同之令。况以红牙为尺，白银为寸；美而有度，焕以相宣。逮下明忖度之心，为上表裁成之德。庆泽所及，欢心毕同。臣等尘忝日深，宠锡岁至。虽恩光下济，咫尺之颜不违；而尸素内惭，分寸之功未效。捧受愧畏，倍万恒情。谨具奏闻。谨奏。

谢清明日赐新火状

有，今日高品官唐国珍就宅宣旨，赐臣新火者。伏以节过藏烟，时当改火，助和气以发滞，表皇明以烛幽。臣顾以贱微，荷兹荣耀；就赐而照临第宅，聚观而光动里闾。降实自天，非因榆柳之燧；仰之如日，空倾葵藿之心。徒奉恩辉，岂胜欣戴！

谢恩赐冰状

右，今日奉宣旨，赐臣等冰者。伏以颁冰之仪，朝廷盛典；以其非常之物，用表特异之恩。况春羔之荐时，始因风出；当夏虫之疑日，忽自天来。烦暑迎消，凉飚随至。受此殊赐，臣何以堪？欣骇惭惶，若无所措。但饮之栗栗，常倾受命之心；捧之兢兢，永怀履薄之戒。以斯惕厉，用答皇慈。谨奉状陈谢以闻。

谢赐新历日状

右，今日蒙恩，赐臣等前件新历日者。臣等拜手蹈舞，鞠躬捧持；开卷授时，见履端之有始；披文阅处，知御历之无穷。庆贺既深，感戴无极。谨奉状陈谢〔以闻〕

谢恩赐茶果等状

右、今日高品杜文清宣进旨：以臣等在院，修撰制问，赐茶果梨脯等〔者〕。曲蒙圣念，特降殊私；慰谕未终，锡资旋及。臣等惭深旷职，宠倍惊心。述清问以修词，言非尽意；仰皇慈而受赐，力岂胜恩？徒激丹诚，讵酬玄造？〔无任欣戴抃跃之至〕

谢赐设及匹帛状

右，今日高品刘全节奉宣进旨：以臣等在院覆策毕，特加慰问，并赐设及匹帛者。臣等职在掌文，诏令考策，虽竭鄙昧，犹惧阙遗。岂意皇鉴下临，圣慈曲至，惠加赐食，荣及承筐。宠厚缣缃，仰难胜于玄贶；恩深醉饱，退有愧于素餐。徒积惭惶，何酬庆赐？〔无任感戴屏营之至〕

社日谢赐酒饼状

右，今日蒙恩，赐臣等酒及蒸饼、饼等。伏以时唯秋社，庆属年丰；颁上尊之酒浆，赐太官之饼饵。既非旧例，特表新恩。空荷皇慈，岂伸丹慊？谨奉状〔陈谢以闻〕